

上海歌剧院把曹禺的代表作《雷雨》改编为二幕歌剧，可以说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收获。一部歌剧要取得成功，当然有很多原因，但是，其最重要的还是剧本。思想的深邃、故事情节饱满而扣人心弦、人物性格的鲜明，这都是对一个剧本最基本的要求。当然，作为歌剧，对剧本还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情节故事还不能太复杂，而要更突出人物内心的紧张和冲突，以腾出空间让演员有更从容的心理咏叹表现。从这些方面看，显然，话剧《雷雨》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基础，加上它本身的知名度，也就能更好地吸引人。为更突出运用独唱、对唱、重唱、组唱和合唱，歌剧把



愤和周冲浪漫、清纯的几段唱，尤其使人觉得动听、感人甚至华丽，从而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。作为歌剧，当然要充分发挥歌剧表演的手段和特色。繁漪的女高音、四凤的次女高音、鲁侍萍的女中音、周萍和周冲的男高音，以及周朴园的男中音，可以说都比较到位。尤其是安排了较多的重唱，更是歌剧《雷雨》的一大特色。当一个角色在演唱时，边上一个或两个、甚至三个，都配以伴唱，这样一方面使整个舞台的音

乐更加丰满，呈现出立体感，同时也使边上几个角色不会只是做一个“听众”而等待着别人的结束。我以为，这样歌剧的编排和设计，也许是歌剧《雷雨》的一个重要特色，是一个很突出的与众不同之处，而会对新的歌剧创作有启示的作用。但是，作为一种尝试，我觉得改编的歌剧还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。比较突出的是，话剧第三幕其实最为惊心动魄，那就是鲁侍萍“逼”着女儿四风发誓：永远不能再见周家的人；而四风明知做不到，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对天发誓：如果见了周家的人，“那——天上的雷劈了我”。与此相伴，霹雳惊炸、暴雨狂作，整个舞台和剧场的气氛达到一个高潮。我在想，也许这部戏的剧名，也同此有关，因为整部戏同雷雨有直接关系的，也就在这一幕。歌剧把这一幕删掉，也许更能



幽径 (中国画) 曹世清

有时会忍不住自嘲，似乎自以为多读了几本书，就常会情不自禁地酸了起来，倒不如一些总是看似袖手旁观的人来得清醒。和朋友们在一起，没事总喜欢谈谈当前的文坛逸事。一次聚餐，话题最终落到了文学上，大家讲了讲这位品的“三国”，议了议那位说的“春秋”。内心其实是颇不以为然的，唇枪舌剑再热闹，也只不过无聊之中找乐趣，闲适之中寻自在罢了。若要问是否有一种文字，能洗涤人们的心灵，改变人们的生活，又能适时给人以乐趣，恐怕这样的精品不多。各执己见的讨论中，如若静观反而更是突兀，朋友劳建新正是如此，任我们熙熙攘攘，始终在一旁笑而不

语。因他是一位企业家，故而我们便忍不住调侃，说他这样的生意人与文学总是有点隔阂的。岂料他语出惊人：“我只是在想，一个时代造就一种文化，一个社会造就一种文化。其现在就有一种很好的文学，向我们呈现着世间的种种，时时鞭策、鼓励、教育、帮助着我们。这就是歌词。”如今的我们读唐诗宋词元曲，想来它们在那个年代，不过就是当时的歌词。我们这些现在的人附庸了去，便自以为高雅起来，却恰恰忽视了身边触手可及的东西。我说不知是否年纪越大就越喜欢回忆，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……”每当耳边传来这动人的歌声，思绪便会回到那童年的美好，虽然童年的生活是艰苦而又单调的，远不及现

紧凑些，可以把整个二幕场景都集中到了周公馆的客厅。然而，把一部戏中最震撼人心的表演删去，实在可惜。那么，为了精简，能不能把这一幕改为一个过场，只是在幕间保留四风对天发誓，既没有增加场景，也不会占用较多的时间，但是却能保留原作的一个关键部分。歌剧的唱词十分重要，因为它既是演员的独白和对白的内容，也是作曲家谱曲的主要依据和灵感的出发点。也许是拘泥于原作的本身，歌剧《雷雨》的大部分唱段基本上来自于话剧。这就有了一个

“源出昆仑共几条，黄河扬子各滔滔。江南更有新安水，柳岸柔波泛画桡。”这首论画诗句出自老画家曹世清先生之手，意思说，在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画，其风格丰富多彩，既有气势磅礴类黄河长江，又有轻柔舒缓似新安江水。观赏曹先生的山水画，疏朗平和，不染尘俗，自应属于后者。清初画僧、新安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弘仁，形容自己的画为“疏树寒山淡远姿”。我以为，曹先生作品中透出的，也正是这一股韵味。这是不难理解的。他1926年出生于安徽贵池的黄山脚下，云山叠叠、溪水潺潺的旖旎风光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后

活化。话剧当然要通过台词表达内容，而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台词就是要求口语化、生活化。但是，到了歌剧中，还是把这样的对白和独白直接潜成曲，也就使歌剧唱词本来应该有的韵律消失，有时还会让人觉得演员不是在唱，只是把话剧台词拖长着念和表演。改编本身是件艰苦的再创作，尤其是要把话剧改成歌剧，那就要在唱词上下很大的功夫。仅仅把话剧的对白独白直接改成独唱对唱，看来还是有些问题。

来，他师从浙江美院顾坤伯教授专攻山水画，又从当代词学大家龙榆生先生学习古典格律诗词。曹世清的画，看上去似乎再平常不过了：没有

粗笔浓墨的视觉冲击，不以奇树怪石为能，反映的大都为随处可见的小景：山间小道，公园即景，溪畔听泉，雨后看山……即便画名山大川，也依旧是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般婉约。然而，作品却小中见大，其中自有超越视觉的韵味含蓄，而予人以美的享受。这当然是画家在文化修养、人生感悟达到某高度以后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境界。曹先生常说：“美无处不在，艺术家的能耐，正在于把人们视而不见的生活中的美，挖掘出来给他们看。”记得禅家有一句话，叫做：“青青翠竹，尽是菩提。郁郁黄花，无无非般若。”一个谈艺术，一个谈佛学，却讲出了相同的道理。曹先生于此是心有灵犀的。

我们现在正处在艺术多元化的时代，画家尽可以通过作品的不同形式和风格，来阐释各自的创作理念。曹世清先生坚守传统笔墨，主张在传统基础



上“出新”。他画画但求适意，不计其他。就是说，他看重的是艺术的审美怡情功能，以此来实现他所感悟的艺术人生意义。走在这条路上，曹世清无论对人对事，或者对待艺术，就显得格外宽容平和。这有他的论画诗为证，如“鼎鼐调和百味呈，甘酸苦辣各由人。但求适口方为贵，莫

来相会》，不禁被那句“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，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，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，回首往事心中可无愧”深深地触动，也差不多那个时候，他只身来上海发展，且不说他成功与否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靠自学读完了大学本科，考上了建筑师。到上海至今快20年了，有过苦、有过痛、有过难，幸好这些年有一首歌一直伴在他左右，那就是《水手》：“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”他说自己“有梦有朋友”，我说我常常太推崇过去，太热衷回忆，恰恰遗忘了身边的事物，忽略了眼前的真实。有人说：“我们往往外文歌听旋律，中文歌听歌词。”对此，我多少是赞同的，因为诗歌本一家，有些歌词亦是诗。

前几天去了一趟马陆，拜访葡萄研究所的所长单传伦先生。一边听单先生讲述他的葡萄种植理论，一边按照他的权威建议，由淡而浓地依次吃着各种葡萄：藤稔、香悦、白鸡心、翠峰、巨峰、巨玫瑰。让我们喝的，意外的，是铁观音，而且香得很正。平生头一遭吃着葡萄就铁观音，果味茶香在口中抑扬顿挫、相生相发，在盛夏的日子里，这样坐在绿色的葡萄架下，突然有一种新奇的愉悦。忆起了曾经在日本吃特别甜脆的网纹瓜配绿如春水的玉露茶，还想起了“茶果”这个可爱的词。

“茶果”原本有几种解释，一是茶和水果，晋代以俭德著称的陆纳招待贵客时只用茶果，唐诗里“林家何所有？茶果迎來客”中也是这个意思。二是茶和果子。这些果子是榛子仁、松子仁、胡桃仁、瓜子仁这类，如今还多了开心果、杏仁这些进口的坚果，橄榄仁、杨梅仁少见了。三是泛指点心，《六部成语·茶果费》注：“衙门茶果，例有官项，即所谓点心费也”。茶果就是点心，衙门里用来接待客人，是有专款的。今天说茶果，多沿用第一个意思，有时也兼了第二第三个意思，指茶和各种与茶相宜的小食。这个意义上的茶果，就像杭州茶楼里的自助饮茶，干鲜果品、点心小吃，什么都有。

这件清代雍正时期江西景德镇御窑厂所造的窑变釉螭耳瓶，洗口，长颈，溜肩，直腹，圈足，颈部饰双螭耳，造型秀美，线条圆润。底足内阴刻“雍正年制”四字篆书款识。瓶通体施窑变釉，釉色以红为主，夹杂着青、蓝、月白等色，釉面自然流淌，色彩绚丽奔放。

这件窑变螭耳瓶，就是按御旨烧造的一件清宫旧藏的御窑厂名品。

前人早就有了，还可能是极尊贵典雅的来历。我极推崇的明代韵人张岱，在《陶庵梦忆》写茶馆的《露兄》篇中有“瓜子炒豆，何须瑞草桥边；橘柚查梨，出自仲山圃内。”瓜子炒豆，橘柚查梨，这几样，想必是张岱经常用来佐茶的，或者当时茶馆常见之物。加上张岱写得神入化的兰雪茶、罗芥茶，当时的茶果，这就是了。明代的趣人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之《不载果食茶酒说》篇中说：“果者酒之仇，茶者酒之敌”，他将人分为两类：酒客和茗客。他说有新客人座，只要拿果饼和甜食给他就可验出。见了就吃而且兴奋的，就是喜欢茶果的茗客，不吃或者勉强吃一点的，就是酒量过人的酒客。他说自己不喝酒，谈起“食果饮茶之事”，“则觉井井有条，滋滋多味”。我用李渔的标准衡量了一下亲友，好像果真如此。

今天佐茶的“果”，主要为三大类：瓜子坚果、蜜饯干果、糕饼点心。以我个人的经验，菲律宾的芒果干可算茶果中的尤物，而日本的“和果子”则是此中的逸品，闽南的绿豆酥饼和花生贡糖、南京的茶干、北京的豌豆黄、苹果脯也都是与茶配得很妥帖的妙品。平时居家饮茶，有茶无果的清饮居多，闲暇宽裕或佳客至时，最爱天津的栗羊羹一味。将褐色而略带透明感的长方形从塑料袋中取出，切成小块，插上牙签，放在白色或透明的掌上小碟里，视觉上先助了茶的清，更以毫无保留的甜给茶绵绵不绝的微苦打了拍子，使每一口茶都香浓如初，连细腻密实的口感都正好衬托茶的过口即空，真是体贴入微，丝丝入扣。殷殷皆无时，超市卖的台湾米点和东北产的“超细质”绿豆糕也无可，前者有南方的甜糯可人，后者是黑土地

地的质朴大方，与茶也相宜。

这件清代雍正时期江西景德镇御窑厂所造的窑变釉螭耳瓶，洗口，长颈，溜肩，直腹，圈足，颈部饰双螭耳，造型秀美，线条圆润。底足内阴刻“雍正年制”四字篆书款识。瓶通体施窑变釉，釉色以红为主，夹杂着青、蓝、月白等色，釉面自然流淌，色彩绚丽奔放。

雍正窑变螭耳瓶

黄卫文

十日谈

紫禁瑰宝

明日介绍一款清乾隆白地彩粉百果盘。